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一

歷代一

唐虞三代

問堯舜在湯武時。還做湯武事否。曰。堯舜且做堯舜看。湯武且做湯武看。看得其心分明。自見得。堯舜之禪授。湯武之征伐。分明有優劣不同。却要都回護教一般。少閒便說不行。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。又盡善也。武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分明是武王不

及舜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。以服事殷。武王勝殷。殺紂。分明是不及文王。泰伯三以天下讓。其可謂至德也矣。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。是太王不及泰伯。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。又有權一時之變者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此常理也。有不得已處。卽是變也。然畢竟還那常理底。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。那常底說。少閒只見說不行。說不通了。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。則說是與不是不得。若以聖賢比聖賢。則自有是與不是處。須與他分箇優劣。今

若隱避回互不說。亦不可。又云。如可與立。可與權。若能可與立時。固是好。然有不得已處。只得用權。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。那裏是聖人要如此。又問堯舜揖遜。雖是盛德。亦是不得已否。曰。然。湯武之征伐。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。不知其他。問武未盡善。曰。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。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。舜與武王。固不待論。今且論湯武。則其反之至與未至。雖非後學所敢議。然細讀其書。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。請問。曰。以

書觀之。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。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。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。又自謂有慚德。覺見不是。往往自此益去加功。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。辭氣暴厲。如湯便都不如此。

以上語類四條

舜紀所論三事。其一許由者是已。然當全載史遷本語。以該卞隨務光之流。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。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。有許由冢。則又明其實有是人。亦當世之高士。但無堯讓之事耳。此其曲折之意。蘇子亦有所未及也。其一瞽象殺舜。蓋不

可知其有無。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。號泣怨慕。象憂亦憂。象喜亦喜。與夫小杖則受。大杖則走。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。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。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。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。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。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。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。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。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。今固未暇質其有無。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。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。則不可

以不之辯也。聖賢之心。淡然無欲。豈有取天下之意哉。顧辭讓之發。則有根於所性。而不能已者。苟非所據。則雖卮酒豆肉。猶知避之。況乎秉權據重。而天下有歸已之勢。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。而不遠引以避之哉。避之而彼不吾釋。則不獲已而受之。何病於逆。避之而幸其見舍。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。而又何恥焉。惟不避而強取之。乃爲逆。偃然當之。而彼不吾歸。乃可恥耳。如蘇子之言。則是凡世之爲辭讓者。皆陰欲取之。而陽爲遜避。是以

其言反於事實。至於如此。而不自知其非也。舜禹之事。世固不以爲疑。今不復論。至益之事。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。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。成王冠而周公還政。宣王有志而共和罷。此類多矣。當行而行。當止而止。而又何恥焉。蘇子蓋賢共伯。而尙何疑於益哉。若曰。受人之寄。則當遂有之。而不可歸。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。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。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。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。其亦誤矣。

古史
餘論

以伊尹爲天民。蓋以其事言之。如耕莘應聘之事。卽

分明見得有此踪跡也。治亦進。亂亦進。是指五就

湯五就桀而言。乃是就湯之後。以湯之心爲心。非

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。傳說是大賢。比伊尹須

少貶。其見可而後行雖同。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。

周孔又高。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。可行而行。亦有

所不足道矣。

答馮作肅

文王之事紂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。都不見其他。茲其
所以爲至德也。若謂三分天下。紂尙有其一。未忍

輕去臣位。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。曆數未終。紂惡未甚。聖人若之何而取之。則是文王之事。紂非其本心。蓋有不得已焉耳。若是。則安得謂之至德哉。至於武王之伐紂。觀政于商。亦豈有取之之心。而紂罔有悛心。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。不得不順而應之。故曰。予弗順天。厥罪惟均。以此觀之。足見武王之伐紂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無可疑矣。范

伯崇。以上文集三條

春秋

周自東遷之後。王室益弱。畿內疆土。皆爲世臣據襲。莫可誰何。而畿外土地。亦皆爲諸侯爭據。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。如封鄭桓公。都是先用計。指射鄆地。罔而取之。亦是無討土地處。此後王室子孫。豈復有疆土分封。某嘗以爲郡縣之事。已萌於此矣。至秦時。是事勢窮極。去不得了。必須如此做也。楚地最廣。今之襄漢皆是。儘是強大。齊晉若不更伯。楚必吞周而有天下。緣他極强大。所以齊威晉文責之。皆是沒緊要底事。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。

之事責之。但恐無收殺。故只得如此。至如晉文城濮之戰。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。亦如威公之意。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。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。不少假借。他定不肯服。兵連禍結。何時而已。到得戰國。斬首動是數萬。無復先王之意矣。

管仲內政士鄉十五。乃戰士也。所以教之孝悌忠信。尊君親上之義。夫子曰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故雖霸者之道。亦必如此。

問晉伐原以示信。大蒐以示禮。此是信禮否。曰。此是假禮信之名以欺人。欲舉而用之。非誠心也。如湯之於葛。葛云無以供粢盛。湯使亳衆往爲之耕。葛云無以供犧牲。湯使人遺之牛羊。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。非是以此餌之。而圖以殺之也。又云。司馬遷云。文王之治岐。耕者九一。仕者世祿。皆是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。不知文王之心。誠於爲民者若此。又云。漢高祖取天下。所謂仁義者。豈有誠心哉。其意本謂項羽背約。及到新城。遇三老董公遮道。

之言。方假此之名。以正彼之罪。所謂縞素發喪之舉。其意何在。似此之謀。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。

因論甯武子。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。曰。也是那時多世臣。君臣之分密。其情自不能相舍。非是皆曉義理。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。天下有天下之君臣。一國有一國之君臣。一家有一家之君臣。自秦漢以來。便都遼絕。今世如士人。猶略知有君臣之分。若是田夫。去京師動數千里。他曉得甚麼君臣。

子升問伍子胥曰。父不受誅。子復讐可也。謂之亂臣賊子。亦未可。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。亦可。以爲通論否。曰。古人自有這般事。如不爲舊君服之義可見。後世天下一家。事體又別。然亦以其出亡之故。若曾臣事之。亦不可也。又問父死非其罪。子亦可仕否。曰。不可。孫曾如何。曰。世數漸遠。終是漸輕。亦有可仕之理。但不仕者。正也。可仕者。權也。越都會稽。土地只如今闊狹。後并吳了。却移都平江。亦名會稽。秦後於平江立會稽郡。吳越國勢人物。

亦不爭多。越尙著許多氣力。今敵何止於吳。所以圖之者。又不及越。如何濟事。今做時。亦須著喫些艱辛。如越始得。范蠡文種。未是難。二人皆在越籠絡中。此是難。某在紹興。想像越當時事。亦自快人。越止一小國。當時亦未甚大段富貴。在越自克如此。亦未是難事。然自越之後。後來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。信立事之難也。以上語類七條

戰國

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。雖能折子擊。却非知